唐昌布鞋：80年坚守与传承

刘裕国

“复工两个多月了，做了2000多双布鞋，最近3天卖出去20多双……”

精神矍铄，话语爽朗，笑声不断，62岁的赖淑芳，典型的川西坝子妇女性格。接受采访时，她手里不停地针起针落，纳着厚实、酥软的白布鞋底。

赖淑芳创办的唐昌布鞋厂，位于四川成都郫都区唐昌镇战旗村。2018年2月12日，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战旗村考察时，与赖淑芳亲切交谈，还买了一双她制作的布鞋。

唐昌布鞋看起来朴素、平常，然而它背后，却是赖淑芳一家几代人对传统工艺的热爱与坚守。

赖淑芳与儿子艾鹏给布鞋剪边　　张　翔摄

鞋匠的女儿进鞋厂

唐昌布鞋是千层底布鞋的一个分支流派，起源于川西毛边布鞋，距今已有700多年历史。据史料记载，明代禁止庶民穿靴，于是，千层底布鞋成了万千百姓的必需品，开始在民间盛行。成都郫县（现为郫都区）生产千层底布鞋历史十分悠久。不同于一般的包边布鞋，川西地区流行毛边槽眼布鞋，其鞋底、鞋帮的制作工艺比较独特。这种毛边布鞋的鞋底经过砂边处理，更加经久耐穿。

赖淑芳是土生土长的郫县人。她的父亲赖学成，1938年开始拜师学习布鞋制作，那时只有12岁。1952年赖学成进入灌县制鞋厂工作，1962年进入唐昌镇的郫县制鞋厂担任布鞋技师。近半个世纪的飞针走线、剪切缝合，赖学成练得一手制作千层底布鞋的好手艺，也对制鞋产生了深厚感情。1980年，大女儿赖淑芳高中毕业，适逢改革开放大潮奔涌，凭她的聪慧，本可以南下找工作，见世面，挣大钱。可赖学成对女儿说：“鞋匠的女儿，就去鞋厂吧。做布鞋也需要文化，高中毕业生，不会大材小用的。”

就这样，赖淑芳一步跨进制鞋厂。从投身集体企业，到自己办厂开店，一干就是40年。

传统工艺不能丢

赖淑芳刚进厂被分在皮鞋组，厂领导见她做布鞋有两手——那是她从小跟父亲学的，又把她安排到布鞋组。

做布鞋有30多道工序，每一道都不轻松，尤其是楦鞋，很费体力，没过多久就敲打得满手血泡，疼痛难忍。赖淑芳咬牙坚持，把血泡磨成老茧。

白天上班，晚上回家查资料，遇到难处，就找父亲请教。3年学徒工满，赖淑芳已是郫县制鞋厂出色的技术人员，厂里赛技术、打擂台，准有她出场。

赖淑芳对制鞋的热情，感染了两个妹妹，她们分别在1987年、1988年进入郫县制鞋厂。从此，姊妹三人就和做布鞋结下不解之缘。

市场经济，潮涨潮落，令三姊妹想不到的是，她们倾注了满腔心血的郫县制鞋厂，于1998年改制解体，制鞋人员分流、下岗。

那时赖淑芳刚40岁，两个妹妹30多岁。“改行吧，这个年龄，这个年代，饿不着。”有朋友这样劝她。可赖淑芳不服输。做鞋，早已融入她的生命。她说：“晚上只要闭上眼，千层底布鞋的制作流程，就在脑子里过电影。”

赖淑芳和父亲有过一次深谈。父女俩都认为千层底布鞋蕴藏着中华传统文化，具有发展潜力，关键看怎么挖掘。父亲眼里闪着泪花说：“孩子，老祖宗留下来的宝，哪能就这么断了呢?”

这一夜，赖淑芳无眠，窗外满天星斗，牵动着她的思绪。她想，过去郫县制鞋厂的生产流程，实际上已经是半机械化，全手工制作千层底布鞋在当地很少见了，传统工艺几近失传。如果我们从选材到工艺，都沿用传统的做法，能不能蹚出一条路来?

第二天，赖淑芳找两个妹妹商谈。三人一合计，决定合伙开办一个制作手工布鞋的小厂。一家人居住的院子腾出两间房，作为生产空间。在迎新春的鞭炮声中，唐昌布鞋厂诞生了。

从家门口摆摊、集市上售卖再到镇上开店，唐昌布鞋业务稳步发展。最初买鞋的主要是本地的老年人，由于唐昌布鞋舒适透气，逐渐赢得更多年轻人青睐，甚至还吸引了外地客人慕名而来。在当地政府支持下，赖淑芳注册了“唐昌”商标。在她看来，唐昌不只是地名，还寓意着中华民族繁荣昌盛。

每一道工序都不马虎

走进古色古香的唐昌布鞋坊，两边货架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布鞋。“唐昌布鞋种类繁多，有槽眼鞋、松紧鞋、鞡鞋、绣花鞋、绊绊鞋、懒式鞋、搭搭鞋、操鞋、窝窝鞋等20多种。”赖淑芳介绍道。从店面往里走就是布鞋制作区。“手工制作布鞋有30多道大工序、100多道小工序，每一道工序都来不得半点马虎。”

做布鞋的第一道工序是打布壳。“打布壳的选料非常严格。我们一律使用纱织很细的纯棉白布。”赖淑芳说着，和一名师傅抬出一叠白布卷，放进一个白花花的水池中。“坯布要浸泡10个小时，再拿出来甩干。时间必须泡够，否则做出来的布鞋会变形。”

接下来，开始做黏合剂——传统的面粉浆糊。赖淑芳抓起一把雪白的面粉，倒进热气腾腾的水中，一边搅拌一边说：“这是特级面粉，没有任何添加剂。搅拌时水温必须保持在85摄氏度，如果高于这个温度，面粉太熟了，黏合性就不强；低于这个温度，浆糊生了就要发酸。”新工人进厂，这些关键环节，赖淑芳都要手把手地教。平时生产中，大多是她本人亲自操作。

刷浆糊，粘鞋底，看似简单，却很有讲究。赖淑芳拿起小刷子粘上浆糊，在一层层布面上来回均匀涂抹，让浆糊渗透到布层里面，不留痕迹。“布面上不能留浆糊，才能平整黏合，否则鞋底就打不平。”打布壳要用力把布打紧打密，如果打不紧就会起泡，鞋子会变形。布壳打好后，在充足的阳光下晒干，再裁剪成所需的形状，用以制作鞋帮和鞋底。

赖淑芳说，制作鞋底是唐昌布鞋所有工序中最重要的环节。鞋底由堂底（即鞋垫）、盖板、布壳等组成。堂底为优质白棉布包裹一层棉花，有吸潮减震的作用。盖板和多层布壳纳成鞋底，切边后进行捶打，让布壳内部浆糊完全分离开来，降低鞋底硬度。经过绱鞋、楦鞋、烘干、定型等工序，再对鞋底进行砂边、剪边，一双毛边千层底布鞋就做好了。这样的布鞋穿着舒适，具有保暖、透气、耐磨等优点。

赖淑芳与帮助她申遗的摄影师周杰　　张翠兰摄

很多人喜欢手工布鞋

“没有政府和社会上热心人士的支持，就没有唐昌布鞋的今天。”回顾创业20余年的经历，赖淑芳深有感触。

让她最难忘的是一个摄影师，他叫周杰。2013年7月，周杰走进唐昌布鞋厂参观，赖淑芳三姊妹对传统布鞋制作工艺的坚守深深打动了他。他用镜头记录布鞋生产过程和制鞋人的匠心，一拍就是好几年。他对赖淑芳说：“你们一定要坚持下去，把唐昌布鞋厂做大，为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贡献一份力量!”

周杰的话让赖淑芳既受感动，又受鼓舞。2015年，唐昌镇政府成立非遗工作领导小组，打算为唐昌布鞋申遗。赖淑芳非常高兴，可是面对申遗所需的材料清单，她又犯愁了。申报需要提供在不同季节制作布鞋的工艺流程照片，她手里一张也没有。情急之下，赖淑芳想到了周杰。一个电话打过去，周杰答应全力支持。他很快赶到唐昌镇，从填表到准备照片，样样都当作自己的事来办。

经过多方努力，2015年，唐昌布鞋成功申报县级非遗，2016年又被评为成都市级非遗。2017年，由郫都区和唐昌镇政府联手打造的唐昌布鞋非遗文化展示馆建成。馆内介绍了唐昌布鞋的历史沿革、制作工艺、文化内涵，展示了赖淑芳制作的多双布鞋样品。

天府古镇联盟特色产品博览、成都国际旅游生活周、四川农博会……从2016年以来，唐昌布鞋在政府组织的一场场文旅活动上亮相，不断扩大影响。2018年，唐昌布鞋入驻战旗村特色商业街“乡村十八坊”。在宽敞的工坊里，顾客不仅可以选购布鞋，还能观看和体验传统布鞋制作工艺。

后继无人是许多非遗项目面临的困境。赖淑芳也曾担心：自己年纪大了，唐昌布鞋谁来传承？她想动员儿子艾鹏回来接班，可儿子在国企有一份稳定的工作，他愿意吗？她试探着问，没想到儿子爽快地答应了。“厂里不缺技术工，而唐昌布鞋正缺传承人，我是穿唐昌布鞋长大的，我不接班谁接班？如今政府对非遗项目这么重视，唐昌布鞋的发展前景一定会很好。”2015年，艾鹏辞职回来继承赖淑芳的手艺。他一边学习布鞋制作技艺，一边想办法增加高端布鞋产量，拓宽销售渠道，实体店和网店一起上，将布鞋销售到全国各地。

为了使唐昌布鞋更好地满足现代消费者的需求，赖淑芳和艾鹏进行了不少创新的尝试。比如在布鞋制作中加入粘跟处理，减少后跟的磨损；与四川省工艺美术大师冯桂英合作，推出精美的手工蜀绣布鞋；与郫都区非遗项目“古城棕编”结合，开发出舒适轻便的手工棕编布鞋。2019年，唐昌布鞋产量超过一万双，利润达到30多万元。

“不少顾客认准唐昌布鞋，大老远赶来买，有的几十年就爱穿手工布鞋。”赖淑芳笑着说，每当想起这些，她就觉得越干越有劲。近两年，有10多个年轻人进厂学做布鞋。当地多次组织唐昌布鞋传承制作培训班，请赖淑芳讲课，一些残疾人接受培训后也加入布鞋厂。如今，唐昌布鞋传统制作技艺已被列入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成为郫都区一张闪亮的文化名片。

今年3月，唐昌布鞋厂响应政府号召如期复工。虽然疫情让销售受到一些影响，但赖淑芳心里不慌，“人总得要穿鞋，况且，有那么多人喜欢手工布鞋!”她对唐昌布鞋的未来充满信心：“我们会精益求精，不断创新，引入更多新的布鞋样式，争取让更多人爱上唐昌布鞋。”

唐昌布鞋楦鞋工序　　张　翔摄

◎家风家训

湖南邹氏舆地世家：经世致用传家学

胡忆红

舆地学，是中国古代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在湖南省隆回县罗洪镇（原属新化县），有一个传承七代的舆地世家，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卓有声誉。邹氏舆地学由邹文苏、吴珊夫妇启蒙，邹汉勋兄弟奠基，邹世诒、邹代钧等人发扬光大，邹永煊、邹兴钜、邹新垓嬗递承继，家族中共产生了40余位舆地学家，留下了数百种理论著述、上千种学术成果。俗话说“富不过三代”，家学亦如此。邹氏舆地学能够传承七代，其内在动力是什么？邹氏后裔邹永敷一语点明：经世致用家风的熏陶与传承。

亚新地学社出版的地图　资料图片

邹氏家族的经世致用家风起始于邹文苏、吴珊夫妇。清嘉庆年间，邹文苏选为岁贡生，但他有感于科举八股内容空疏，耗人心血，遂决定不再追求仕进，将兴趣转向经世实学。其夫人吴珊生长于书香世家，擅长舆地之学，张口能谈舆地沿革，提笔能绘历代舆图。她向邹文苏进言：“以学之致用，莫地理若。”邹文苏十分认同，便在家族内倡导舆地学。他用竹篾制成浑天仪模型，为孩子们讲授天文地理知识，又同夫人一道教孩子们画山川河流图。邹氏子弟偶犯小错，可以画图抵罚。有一次，长子邹汉纪犯错，被罚“聚灰为《禹贡》山川图”。1825年，年仅30岁的邹汉纪病死于乡试途中。邹家人痛定思痛，更加坚定了之前的认识：与其在科举上耗费精力，不如做点切实有用的学问。经世致用由此成为邹氏家族的治学准则。

邹永敷在《邹氏地学源流记》中说，邹氏子弟经史、音韵、方志、典籍无所不读，无所不通，“然所以成为家学者，惟地理而已”。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，中国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变局，有识之士纷纷探索报国之路。邹氏子弟决心以所习舆地学服务于国家民族。湖北巡抚胡林翼为了让国人了解国家疆域与世界局势，拟编制包括中国版图在内的世界地图，于是派人聘请享誉三湘的舆地学家邹世诒作为技术专家。邹世诒带领家人共同编制《大清一统舆图》，在设计、制图、编辑、标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。这幅舆图北抵北冰洋，南至越南，东达日本，西至里海，标注准确，记载详细，是当时最权威的官方地图。舆图中用中文标出了钓鱼岛等地名，为钓鱼岛自古是中国领土提供了铁证，为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留下了宝贵资料。

邹文苏曾孙邹代钧是中国近代地图学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。他曾以随员身份出访英、俄，购入大量西方地理图册书籍，归国后于1896年创立武昌舆地学会，从事地图译绘工作，并在学校教授地理课程。邹代钧推算出西方“迈特”（米突尺）同中国市尺之比，制作了中国舆地尺，使中国地图测绘有了标准尺寸。

邹代钧去世后，族侄邹永煊继承其事业，将武昌舆地学会改为武昌亚新地学社。这是一家编辑印刷地图及史地书刊的企业，出版了一系列重要地图，在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深远。抗日战争期间，亚新地学社负责人邹兴钜承制了《中国航空图》《日本航空图》等重要军事地图，服务于抗战大业。邹兴钜之子邹新垓毕业于清华大学地学系。滇缅铁路修筑时，他曾随老师张印堂赴实地勘察，协助完成《滇缅铁路沿线经济地理调查报告》。父亲病逝后，邹新垓回乡主持亚新地学社事务。1953年，邹新垓当选私营上海地图出版社社长，后任中国地图出版社副总编辑，为新中国地图事业作出巨大贡献。

经世致用是近代湖湘文化的核心和精髓所在，罗洪邹氏家族将其内化为家风，培育出多位以实学报国的人才。学以致用，知行合一，从家风教育做起，对于铸就民族品格、培养国家栋梁具有重要作用。

（作者为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）

非遗烫画走进校园

6月4日，山东省滨州高新区实验学校，刚复学的小朋友们在美术课上体验葫芦烫画。葫芦烫画是用烙铁在葫芦上熨出烙痕作画，这种传统工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　　崔　超摄（人民视觉）